



## 孟小冬與張大千

一九五二年農曆五月初五，冬皇已由堅尼地台遷到使館大廈公寓。這一天，風和日麗，天氣晴朗。孟小冬平時有晚睡遲起的習慣，而今天卻早早起身，吃好早餐，在寓所恭候一位稀客的到來。

原來，這天旅居香港的國畫大師張大千在戲劇評論家沈葦窗的陪同下，來到冬皇寓所做客，孟小冬已在門口迎接。見面時，冬皇向這位身穿長袍布鞋、滿臉長鬚的長輩行了跪拜大禮，北方人名為「拜節」，大千居士也急忙叩拜回禮，向冬皇深深地行了一個舊式的大揖，他們二位跪拜姿勢都極為嫻雅。孟小冬向大千行禮後，在起身時還蹲了一下，作滿人請安式。因她年輕在北京居住時，隔壁義母家為旗人，很早就學會了滿族人的請安姿勢。這天她向大千行禮就是模仿旗人的禮節。在一旁的沈葦窗看得津津有味，向冬皇讚歎說：「您這個姿勢應當拍電影。」孟小冬笑說：「這是我特意做給你們看的，平常還沒有這個機會呢！」（《大成》雜誌第一百一十五期第三十九頁）可見冬皇孟小冬與國畫大師張大千之間，雖是初次相會，但似乎已有很深的友誼。

張大千是譽滿中外的畫界一代宗師，孟小冬則是蜚聲梨園的一代名伶，這一「大」一「小」藝壇巨匠，是什麼緣分使他們聚到了一起呢？

張大千（西元一八九九至一九八三年），四川內江人。原名正權，單名爰，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他少年時到了上海，先後拜曾農髯、李梅庵為師，學習書法、繪畫。曾、李二人均善書畫，都是有名的學者和詩人。當年正是京劇泰斗譚鑫培的全盛時期。大千原在四川家鄉不大看戲，但到上海後對京劇界的名伶特別嚮往，常常看戲，但不敢讓管教嚴格的師長知道，擔心受到「勤有功，嬉無益」的教訓。

有一天，李老師突然把他叫來，問：「季爰，你有沒有去聽過譚叫天的戲？」這一問令張大千暗叫不妙，以為東窗事發，要挨老

師罵了，又不敢撒謊。正不知該如何回答時，李老師接著說：「叫天兒的戲實在好，他唱得韻味十足，尤其是拖腔，常有一波三折之妙，就如同我們寫字，有神氣相通之處，多聽他的戲，玩味了其中的奧妙，對寫字的方法會有幫助！」（謝家孝：《張大千的世界》）張大千聽了很高興，既然老師說聽戲對學書法能有幫助，從此他就名正言順、冠冕堂皇地「奉旨看戲」了。

大約一九三〇年，張大千旅居北平，住在長安客棧裡，經友人介紹，認識了余叔岩。他們一見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時相往來。余比張大九歲，他見大千長年以客棧為家，有了交情之後，便邀請大千搬到他家裡去住。余還說：「你畫你的，我唱我的，一點也不礙事。」但張大千因習慣早睡早起，而余叔岩恰巧相反，遲睡晚起，起居方式不同，所以婉謝了叔岩的美意，並未搬去。然而張大千卻因此被余叔岩的豪爽氣度所感動，兩人結為至交。

張大千和余叔岩常約一起吃飯，所不同的是大千吃晚飯的時間，叔岩是當作午飯吃的。他們愛去的地方是春華樓，那裡的掌櫃白永吉，善於配菜，時人稱為北平第一名廚，張、余前來吃飯，不必點菜，他就會把菜配好，而且很合口味。大千稱讚白永吉是兩個字：「要得！」叔岩稱讚白就只有一個字：「行！」當時京城有盛傳一時的三句話，即為「畫不過張大千，唱不過余叔岩，吃不過白永吉」，時稱三絕。

當時北平同仁堂的小老闆樂詠西，也是余叔岩的親密好友，常在余府陪叔岩練功。有一次，他動腦筋要替三位大師合拍一張照片留作紀念，並讓余叔岩手拿胡琴作自拉自唱的樣子，要白永吉拿著鍋鏟作炒菜的姿式，請張大千在中間拿著筆作揮毫繪畫狀。經樂詠西導演拍攝的這張照片，人稱之為「三絕圖」，一時傳為佳話。

一九三四年秋，張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園第一次舉辦畫展，他的二哥張善子從蘇州趕來北平助陣。善子比大千大十七歲，也是位國畫大家，並且是大千童年學畫時的啟蒙老師。經大千的介紹，張善子也和余叔岩訂交。經余的要求，大千與仲倆合作，共同為余叔岩繪製了一幅《丹山玉虎圖》相贈。叔岩生肖屬虎，而善子素以虎畫蜚聲藝壇，大千以山水聞名於世，於是先由善子繪了一隻玉虎（白老虎），再由大千襯上丹山碧坡，大紅大綠，頗為壯觀。最後由善子題款並賦詩一首：「苛政尼山旨已微，騶虞感德播弦詩；太平枉是期仁獸，可奈江陵紫葛衣。」

因善子長大千十七歲，長兄若父，凡他倆合作之畫，多由善子題寫，除非善子命弟加題，大千方敢動筆。後來，張大千在香港曾對人說：「叔岩得此畫後，在家狂喜，連說過癮！用他自己的形容詞說，『這比唱全本《四郎探母》還過癮！』此畫他不肯輕易懸掛，每年過年正月間，以及十月他的生日前後才肯拿出來，掛幾天又收起來，足見珍貴！後來雖然叔岩家有喜事時我也送過畫，他續絃與姚女士結婚時我送過一幅美女，他的女兒慧文出嫁時我送過一幅牡丹，但這些都不及那幅《丹山玉虎圖》留給我的印象深，這幅圖確也是我們兄弟合作最精彩的一幅畫！」

這幅畫後來散失流落到海外，由香港著名收藏家楊定齋珍藏。事隔多年，此畫在香港出現，張大千獲悉，驚喜不已，專函向楊定齋致賀。後曾向楊借此畫參加舊金山地場博物館一九七二年舉辦的「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

正因為張大千與余叔岩當年在北平有過這段深厚友情，上世紀五〇年代初，大千旅居香港後，即從老友沈葦窗處得悉故友余叔岩的得意高足孟小冬也在香港，於是托沈葦窗預先告訴孟小冬，約好端午節這天同來探望她，請她不要出門。

從此，張大千與孟小冬又結成了忘年交，經常在香港相聚。孟小冬因乃師叔岩生前與大千交誼甚深，故她對大千也特別尊敬。

這年秋，張大千為避免某些干擾，決定舉家遷往南美阿根廷，再轉往巴西定居。冬皇聞訊後，帶著琴師王瑞芝一同到大千所居住的九龍亞皆老街青山別墅參加惜別歡送宴席，張大千親自下廚製蟹黃魚翅招待賓客，崑劇泰斗俞振飛和夫人黃曼耘也應邀在座，俞夫人曼耘還是大千的女弟子。席間主人提議：「今天冬皇駕臨，很是難得。她的琴師也在座，是有備而來，我們請她高歌一曲，讓老朽飽飽耳福！」

孟小冬表示遵命，但她向大師提出一個反要求：「八爺（大千排行第八）！我唱沒問題，不過先請您喝一杯（花雕酒）！」孟小冬知道大千已戒酒多年，因為多飲酒，常引起手顫，影響作畫。其實這是冬皇以攻為守，將了大師一軍。誰料大千性情豪爽，二話不說，連飲了兩大杯。冬皇難以推托，她轉向俞振飛夫婦，說：「剛才我喝了二杯酒，已有點醉意，今天我就獻醜，反串一段《貴妃醉酒》，煩五哥（振飛行五）、五嫂串演高、裴二力士如何？」沒等俞振飛伉儷回答，大千摸著下巴美髯，高興地連說：「要得！要得！」

俞振飛曾經多次陪梅蘭芳舞台上演過此戲，是他的應工，自然也不好推辭，忙笑說：「恭敬不如從命！」冬皇見席間並無陌生外客，也就沒有什麼拘束，於是用小嗓叫起：「擺駕！」王瑞芝的胡琴拉起了前奏過門，冬皇扮楊玉環「海島，冰輪……」連唱帶做地表演起來。當時冬皇雖未穿行頭（服飾），但跟正式表演並無兩樣，甚至連水袖功夫都在觀感上似乎活躍起來，對玉環醉態的表演，栩栩如生，令人神往，看得張大師、俞大師都驚歎不已。冬皇是聞名梨園的余派老生，而這出《醉酒》竟演得如此嫻熟出色，完全是梅（蘭芳）的路數，就連銜杯左右還盤的姿勢，也是正宗梅

派。張大千連連誇獎，並說：「一幅『醉美人』的姿態，已在老夫腹中畫就！」其時，大千好友、國際照相館老闆高嶺梅在場，搶拍下幾個美妙的鏡頭。

冬皇梅派《醉酒》的演唱，引起了張大千的一段美好回憶。他說：「我年輕時在北平跟梅蘭芳是相交很深的好朋友，有一天我到他家去，梅蘭芳正在畫美人，一見我來了，他就央求道：『八爺，您說說看畫美人的道理！』我回答他：『你為什麼問我如何畫美人呢？你自己就是一個美人，你心裡想在戲台上的自己和那些美妙的動作，把它畫下來就好了。……要畫美人就畫活生生的你自己，千萬別照什麼樣子畫！』」大千還向大家補充說，梅蘭芳全身都是畫稿子，只要把他自己畫下來就是最美的美人了。

這位國畫大師的記憶力極好，多少年前的往事，經他道來都活潑生動，如在眼前。他為人不但熱情，有時說話也非常幽默，常謙稱自己是小人而非君子，因為繪畫是動手不動口。一九四八年春，他在上海，將返回四川，他的弟子設宴餞行，梅蘭芳也應邀赴宴話別。入席時，大千與梅蘭芳互讓首座時就說：「你是君子，我是小人。還是請你上座！」

另有一說，是宴會開始，大千向梅蘭芳敬酒曰：「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蘭芳待人處事向以謙和最得人緣著稱，當時聽了大千的話，非常驚訝，便請教說：「張先生，您怎麼自稱是小人呢？」張大千笑著回答：「你是君子一動口；我是小人一動手。我這個小人動手只會畫幾筆畫，可比不上你動口的君子會唱戲呀！」（李永翹：《張大千年譜》，第二百三十六頁）大千這番幽默風趣的話，引起滿堂賓主大笑。

張大千雖為一代國畫大師，但對京崑劇也是行家裡手，他本人就曾和夫人化妝登台合演過一出崑劇《春香鬧學》。他扮演的陳最良，還得到崑劇大師俞振飛的親授。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俞振飛在香港上演《人面桃花》一劇，主演詩人崔護，大千前往看戲，特畫繪《崔護像》相贈，上題款：「振飛吾兄上演人面桃花，戲為寫此博笑，大千居士爰。」

此外他特別對京劇臉譜有著極深的研究，對臉譜藝術推崇備至，讚不絕口。他曾說，京劇之臉譜，是我國戲劇上之特徵，藝術中的絕技，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無。我們應當研究，提倡，發揚光大，使世界各國，均知我國有能在自己的臉上繪畫之高妙藝術。試想拿幾條極簡單的筆劃，幾樣極單調的顏色，能把一個劇中人的個性、年齡、職位，甚至於是忠、是奸、是好、是壞，完全活活地表現出來，這是何等高妙的繪畫！他對幾位著名京劇花臉演員如錢金福、侯喜瑞、金少山等人的臉譜都作過比較研究，他最欣賞金少山的李逵、單雄信、李七的臉譜，說他粗獷活潑，勾的又快，無人能及。

張大千於一九四六年在北平寓居頤和園時，常進城觀京劇，曾為金少山畫過一幅山水扇面相贈。右上端題寫「振衣千仞岡」，並附題「此五字唯吾少山豪士足以當之。丙戌二月將還蜀中，寫此留念。大千居士爰」。

此外，他還畫過一把大扇子，贈武生泰斗楊小樓在《拿高登》一劇中使用。這位畫壇大師，一生中結交的京劇名伶難計其數。

再說張大千赴南美前在寓所的歡宴席上，他原知孟小冬從來不輕易清唱，而為了替他餞行，卻大顯身手，很惋惜寓所沒有錄音機，未能將冬皇所唱錄下來帶到南美去聽，以飽耳福。

大千的女弟子，也是冬皇的好友馮璧池，將大千所說電告冬皇。為此，冬皇在使館大廈寓所特別錄了一卷錄音帶，煩請馮璧池在大師臨上飛機前，送到機場作為禮物贈給大師留作紀念，同時為大師壯行。大千甚喜，捻鬚笑說：「我的耳朵有福啦！」

此後，大千曾數次從巴西、美國、日本等地往返於香港，而每次到香港後，總要抽空訪候冬皇。有一次，乘船途經香港，大千也要離舟登岸，去「冬宮」拜訪，聽冬皇清唱兩曲，並說：「這是難得的耳福。」

一九五七年夏，大千在巴西突患眼疾，視物不清。醫囑再不能令眼疲勞，必須靜養，嚴禁作畫。後赴美國醫治，並無療效，但找出了根本病因，是大千原有糖尿病，乃病毒進入眼膜毛細管所致。經朋友介紹，又轉赴日本東京治療。年底，好友高嶺梅由香港去日本探望大千，大千興起，不聽勸阻，堅持作《五老圖》人物畫一幅，贈高嶺梅。香港朋友們看了這幅畫後，都不相信大千視力有病，有人竟懷疑「眼病是托詞」，是大千一種「高明的藉口」，作為婉拒索畫的「托詞」。唯有冬皇孟小冬堅持大千眼患病是實，並代為在朋友中辯解。她認為即使大千有眼病了，但幾十年繪畫必然已達熟能生巧的功夫，別說昏茫中還能看到一些，就是蒙起他的眼睛來，照樣也能畫出一幅畫來。冬皇還向大家舉例說，她的老師余叔岩就曾與人打賭，蒙起眼睛出台唱過一次戲。後高嶺梅將孟小冬這一席話告知張大千，令張大千有「知音難求」之感。

後來，張大千投桃報李，特別用心專為冬皇畫了「六條通景大荷花圖」相贈。畫成，大千又特電告冬皇：「畫已畫好，上款擬題令輝夫人好不好？」冬皇連說：「不必不必，請題我的藝名小冬即拜謝了。」大千欣然從命，於是在所繪荷花通景屏上即題「小冬大家囑寫」（大家的「家」應讀gū，即「大姑」，古代女子的尊稱。這裡張大千將孟小冬比做續寫《漢書》的班昭）。

大畫完成以後，大千就帶去日本精工裱好，還定做了一個大匣。送畫那天，大千讓人告訴孟老師，就說這是在他心情最好的時候畫的。大千贈冬皇大幅荷花圖，恐不是一時興起的應景小品。荷



花，乃花之君子，出淤泥而不染，一身高潔。這大概也是這位畫壇宗師對冬皇人格品德的品評褒獎吧。

據說這幅大畫，最後為杜月笙長子杜維藩以遺產方式繼承，而後又把它轉讓別人，賣了新台幣一百八十萬元，是為可惜。

